

故事世界

科幻故事和探险故事系列

太空海盗的故事

裴家勤等 译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科幻故事和探险故事系列

裴家勤等 译

太空海盜的故事

目 录

- 太空海盗..... 德·比连金(1)
裴家勤 译
- 神秘的车祸..... 尼·索维托夫(87)
裴家勤 译
- 莲花井..... 阿·卡赞采夫 马·西亚宁(106)
刘光准 译
- 卖报姑娘..... 维·科卢帕耶夫(130)
刘克彭 译

太空海盜

一 飞船被劫

波雷诺夫毫不犹豫地把车往前一拱，在白棋的防御纵深插进了一把尖刀。

居斯曼皱起眉头，用毫无血色的手遗憾地摸了摸老王，又看了看表。

“这盘棋就到此为止吧，怎么样？”他建议道。

“您今天怎么早早地就认输了，亲爱的神甫？”

为了摆脱作为一个宇航心理学家在旅途中所担负的繁重工作，波雷诺夫决定以一个普通乘客的身分飞往火星。可他没有想到，无所事事地呆在像“安提诺乌斯”这样的豪华飞船上，竟令人如此烦闷。旅客们在尽情欢娱，以消磨时间。他呢？要不是这位沉静的神甫能陪他下下棋，他会感到自己简直像个被遗弃的孤儿。

“这只是暂时认输！”神甫回答说。“因为好剑者终将死于剑下。怎么样，您喜欢这个辩证法吗？”

神甫那清瘦的脸上浮出一丝笑容。笑得很淡——只是嘴角微微一动。波雷诺夫萌发了一种职业兴趣。

“您认为我是好剑者？”

“是的，包括您。你们就像我们信仰上帝一样信仰辩证法，不过，这个辩证法将会毁了你们。”

“不见得吧？”

波雷诺夫高兴起来。“大概这位神甫也来了职业兴趣。”他想。“一个过了30年布道生涯的人，忍不住了，很想找个地方布布道……”

“肯定会毁了你们。”神甫执拗地说。“因为你们的辩证法说：否定者必将被否定。你们否定了我们，那么，有一天你们自己也将被否定。”

“我很同情你们。”波雷诺夫表示理解地点点头，“现在教民们不再到教堂去了，对吗？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，历史不能倒退。”

“却能迂回。”

“今天需要……”

正说到这里，小桌轻轻地晃荡了一下，几个棋子掉到了地上，玻璃门外猛地闪过一个人影。但这一切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旅客们继续在震耳欲聋的爵士乐中跳舞。

“……需要安慰安慰您，”波雷诺夫一面说，一面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棋子，“但您不能搞诡辩……”

他抬起头，居斯曼却不见了，像蝙蝠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飞船已在旅客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刹了车。波雷诺夫耸耸肩，把棋子收到盒子里，走出了旅客舱。爵士乐疯狂的旋律让他烦透了，他真后悔搭上了这艘每天都在狂欢的豪华班船。

驾驶舱门口用五种文字写着“禁止入内”。波雷诺夫不声不响地走了进去。舱里光线昏暗，各种仪表的表盘刻度闪着荧光，椭圆形的观察屏上是深邃的星空，上方的信号盘上闪亮着蛛网般的蓝色线图。

“谁在那儿？”值班驾驶员严厉地问，波雷诺夫立即就听出是贝格尔的声音。贝格尔胸前挂着无线电话机，带有金色彗星标志的制服领口敞开着。“啊，原来是您……我就猜到您会上这儿来。不，不是碰上了流星。”

“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
贝格尔用手指指观察屏。第二驾驶员往旁边闪了闪。观察屏上，在死寂的繁星当中闪亮着能表明方位的呼救信号。

“是哪条船？”

“什么‘王-艾克’号。没听说过这条船。”

“这没什么，现在飞船太多了。不过，您应当知道它是哪条航线的……”

“它不是班船。”

“看来您说得对，”波雷诺夫仔细看了看荧屏，“它是条探测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它把信号灯灭了！”

荧屏上只剩下了一个红色光点。

“出事后，他们想节约能源。”

“用无线电联系了吗？”

“这里是沉寂区域^①。半小时前进入的。”

“糟糕！哪有这样节约能源的，这样连出事的性质也搞不清楚！”

“他们已开始向我们靠拢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。他们说详细情况见面再谈。”

“需要我帮帮忙吗？我当过医生。”

“没有通报伤亡情况。瞧，信号灯又开始闪亮了，说他们马上开始放救生艇。”

一个明亮的光点开始在荧屏上移动。

“救生艇启航了。”第二驾驶员说。

救生艇喷出的橙黄色火焰所形成的光点愈来愈大，愈来愈近。

只有经验丰富的人才能感到飞船被轻微地撞击了一下。

“停靠的技术非常出色。”贝格尔夸奖道。“很想看看是些什么样的客人。”

“至少将耽误我们30小时。”第二驾驶员咕哝道。

“不要紧，能抢回来。”贝格尔说。“想喝点啤酒吗，宇宙心理学家？”

波雷诺夫点点头。贝格尔便开了一罐啤酒。

可是，还没来得及喝，舱门就被砰的一声撞开了。两个

① 意为不通任何讯号的区域。

人影出现在门口，一道明亮的手电光照得舱里的人连眼也睁不开。

“这是干什么？”贝格尔把罐头捂在胸前，眯缝着眼睛大叫道。

“安静点！”一个人影冷冷地说。“举起手来！”

波雷诺夫看见，对面与自己的胸部齐平的地方，闪亮着一支激光枪的锥形枪口。罐头从贝格尔的手里掉到了地上，啤酒沫喷了一地。第二驾驶员想扑过去。激光枪抖动了一下，从枪口射出一道淡紫色光束。第二驾驶员顿时瘫坐到地上。

“举起手来！”人影命令道。“别犯傻！”

波雷诺夫和贝格尔屈服了。

“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……”贝格尔咕咕哝哝地问。

“别作声！转过脸！到通道里去！”

“受伤的人呢？”波雷诺夫指指第二驾驶员。

枪口把他顶到了门外。

吓得浑身发抖的旅客和飞船乘务员很快便在通道里沿墙壁站成一排。波雷诺夫觉得自己仿佛在作梦，梦见希特勒的党卫军从已翻过去的历史篇页里爬出来了。

一个充当看守的匪徒端着激光枪一动不动地站在舱门口。不一会儿，看守突然往旁边一闪，让进来一个脑袋大得出奇的匪徒。大脑袋匪徒把站成一排的俘虏扫视了一遍，得意地笑了笑，便开始搜俘虏的腰包，不管是钱包还是证件，掏出来看也不看就往提包里装。匪徒手里的提包渐渐鼓胀起来。

波雷诺夫恨得直咬牙。看守靠在门框上，把激光枪夹在双腿之间。看来他对眼前这些吓呆了的俘虏比对绵羊还放心。应当对准大脑袋的下巴狠命地打上一拳（这时他正好已走到贝格尔的身边），两边的人则朝看守扑过去——他肯定来不及把激光枪举起来。这样就能夺过两支枪，解决掉两个匪徒。船上一共有多少匪徒？救生艇只能乘五个人最多六个人……

胡思乱想！制服匪徒这样容易？只需有决心，只需互相信任、配合默契就行？不，不可能。在这条船上不可能。这些匪徒了解人们的心理，否则他们不会这样满不在乎。

“我抗……议……！”一个女人突然叫嚷起来。

人们一惊。

“我是议员夫人！是美利坚合众国议员的夫人！你们竟敢……啊！”

议员夫人浑身都在哆嗦，帽子上插的极乐鸟羽毛不停地颤抖。大脑袋匪徒冷冷地盯了她一眼，随手给了她一耳光。接着是第二下，第三下，打得很熟练。议员夫人大张着嘴，脑袋往左一歪，又往右一歪。大脑袋匪徒又点上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惬意地把浓密的烟雾往她脸上喷去。议员夫人啜泣着，却不敢伸手去抹泪水。

“天哪，这像什么话，干吗折磨……”波雷诺夫听见有人低声说。他悄悄扭过头，看见一双透着稚气的蓝眼睛。

蓝眼睛姑娘咬着嘴唇。这时大脑袋匪徒已经走到她面前了。看见这个姑娘后，匪徒那张冷漠的面孔变得有点生气了。他伸出那双肮脏的大手先摸摸姑娘的肩膀，随即顺着肩

膀往下摸，并喷着鼻息。

“住手，混蛋！”波雷诺夫忍不住叫出声来。

大脑袋匪徒往旁边一闪，举起了激光枪。波雷诺夫没等枪响，抢先在他的下巴上狠揍了一拳，匪徒像个大麻袋似的撞在墙上，倒下了。看守立即开始用激光枪朝俘虏们的头顶上扫射。大家像听见口令似的，一齐趴下了。只有波雷诺夫和蓝眼睛姑娘没有趴下。姑娘死死抱住波雷诺夫，想用身体掩护他。这就限制了波雷诺夫的行动，使他无法扑过去夺下大脑袋的枪。看守却及时地把枪口对准了波雷诺夫。波雷诺夫好不容易才把姑娘推开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高声叫道：

“不许开枪！”

看守慌乱地放下了激光枪。旋梯口的平台上出现了一个瘦骨嶙峋的人——居斯曼。

二 道德问题

大脑袋匪徒像只半死的螃蟹似的趴在波雷诺夫脚边。他晃着脑袋，啐着带血的唾沫，企图伸手去拿掉在一边的激光枪。

居斯曼走到他面前，弯下腰低声说：

“爬起来，笨蛋！”

大脑袋匪徒却嚎叫起来。

“我叫你爬起来！”居斯曼突然大吼一声，连波雷诺夫也

惊得一哆嗦。

大脑袋不作声了。他竭力想站起来，但两只膝盖却总往外撇。

俘虏们全都满怀希望地望着居斯曼。居斯曼发现了这种目光，便冷冷地一笑，并轻蔑地命令道：

“转过身去，面冲墙壁！”

又立即对波雷诺夫说：

“不包括您，亲爱的。我还没有为刚才输的那盘棋报仇雪恨呢，不是吗？”

一个爱好和平的神甫转瞬间竟成了海盗头子，而且那样心安理得，这比枪声和暴力更令人毛骨悚然。

他用下命令的语气吆喝了一声。两个穿着灰色连衫裤的匪徒跑了进来。一个抡起大脑袋，另一个根据居斯曼的低声吩咐，带走了波雷诺夫。

……身后的门被咔吧一声锁上后，波雷诺夫一时间还没有心思去考虑眼前的处境。后来，他突然发现自己被带进的这间舱室竟如此豪华。精致的孔雀石雕花小桌，柔软的地毯，两张席梦思床。台灯的光线柔和。屋里散发着香水味和雪茄烟味。盥洗间里放着一个大大的浴缸。

波雷诺夫坐下来，竭力想弄清这一切的含义，弄清为什么要把他关到这间豪华的舱室里来。却找不到答案。

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用肩膀去撞门。这是在干吗？他明明知道飞船舱室的门锁是极其牢靠的。

“别犯傻了！”他对自己说。

烟灰缸里有一支没有抽完的雪茄，烟蒂上残留着女人的口红印。虚掩着的床头柜里露着闪闪发光的酒瓶。一小时前，住在这儿的人简直不是在旅行，而是在享受。“可把我带到这里面来干吗？是另有图谋，还是为了取笑我？”

他下意识地转动了一下电视机的开关。简直想不到，电视机还能收到节目。立体电视的荧屏深处正海浪滚滚，浪花簇拥着一个骑着海豚的小男孩。

波雷诺夫就像看一个外星生物似的看着小男孩。小家伙兴高采烈地用脚后跟敲打海豚的脊背，身后映着一道浪花形成的彩虹。一时间，孩子的笑声响彻了整个舱室。

这与眼下的处境太不协调了，波雷诺夫赶紧关掉电视。笑声中断了。

“镇静，要镇静！”他对自己说。任何噩梦都有它的逻辑性，应当好好分析一下。既然电视能收到节目，就是说，飞船已离开了沉寂区域……离开？别太天真了！当初根本就没有进入什么“沉寂区域”，而显然是匪徒们搞的鬼，使飞船无法同地球取得联系。

可这是为了什么呢？太空行劫？简直不可思议。

可以感觉到飞船在加速。这不难理解：海盗们想远离航线。可是上哪儿去呢？

波雷诺夫走进盥洗间。没想到镜子里出现的竟是一张毫无血色的陌生面孔。他一动不动地在镜子前站了一分钟，然后使用手捧起水擦了擦额头和太阳穴，又梳了梳头，整了整

领带。这些日常生活的活动使他镇静下来。

他开始考虑是否能指望来自地球的救援。眼下地球上还没有任何人知道飞船出了事。不错，地面跟踪站已收不到“安提诺乌斯”号的无线电信号。但这是常有的事，值班员们会在那儿抽香烟，讲笑话，等着讯号的重新出现。却一直没有出现。于是便向太空发出探询电波，也得不到回答。这时候才会在地球上引起恐慌。

不，这时候还不会。飞船公司将迟迟地不宣布这一消息，希望这是一场虚惊。要知道，这关系到公司的声望和收入！人们要很久以后才会知道“安提诺乌斯”神秘失踪的事。直到那时才会往推测的出事地点派调查船，但已经晚了。再说，人们想也不会想到这是一场空中行劫。“海盗？在太空里？嘿，别逗乐了……”

这也正是匪徒们所期望的。

不，不能指望来自地球的救援。

这时，波雷诺夫突然听到舱门的锁孔里有钥匙响。他赶紧关上水龙头，并再次往镜子里膘了一眼自己的模样——不错，还可以。

还没等居斯曼跨进门槛，波雷诺夫就尖刻地大声问：

“您是羡慕弗林特^①的声望吧？”

居斯曼被这宏亮的声音惊得皱了皱眉。他随手紧紧地关上了舱门。两个人对视了一会儿。

① 一著名海盗。

“我为您又恢复了幽默感而感到高兴。”居斯曼终于打破沉默，一边说一边坐在了床沿上。

“我不过是想起了，海盗都是死在船桁上的。”

“不是所有的海盗，亲爱的波雷诺夫，不是所有的。”居斯曼摇摇头。“有的海盗当上了总督。”

“可现在不是17世纪了。”①

“不错，现在的规模也不一样了。可是人的本质并没有变。而您好像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心，是吗？”

“您是想给我一次求生的机会吗？别妄想了，我不会接受的。”

居斯曼叹了口气。

“何必逞强呢？我知道，您并不怕死。可是您得同意，死在曾被您打掉下巴颏的大脑袋朋友手里，却不是一件愉快的事。”

“小心，别发火！”波雷诺夫暗暗告诫自己。

“居斯曼，您忘了，只要我愿意，我是能出奇制胜，摆脱您的魔爪的。”

居斯曼眯缝起眼睛沉思了一会儿。

“咱们都是讲究实际的人。让我们来订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合同吧。”

“您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”

① 17世纪下半叶，一些活跃在南美太平洋沿岸的海盗曾被当局招安，封以官爵。

“我不是气量狭小的人。问吧。”

“第一，你们将怎样处理那些旅客？第二，你们的目的是何在？第三，我们现在正往哪儿飞？”

居斯曼掏出一支雪茄，不慌不忙地点上，一下子喷出五个烟圈儿，又喷出一缕烟从烟圈儿当中穿过。流行影片中的英雄，如此而已！

“我很吃惊，”他说，“吃惊的是高尚的情感竟如此妨碍人们好好地生活。您好好考虑一下吧。要记住历史的教训。”

“这不是回答。”

“回答会让您失望的。我们是什么人？这您已经说了：是海盗。第二，我们干吗要这样作？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能得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。怎样处理那些旅客？一切取决于他们是否明智，您根据自己的经验便能证实这一点。我们往哪儿飞？往小行星带飞。”

“干吗往那儿？”

“别让我对您的分析能力感到失望。您不是心理学家吗？”

波雷诺夫暗自骂了一声。

“好吧，那你们要我干什么？”

他说罢像主人那样站了起来，以此向居斯曼表示：他不愿意留客了。

“您太骄傲了，波雷诺夫，太骄傲！”居斯曼苦恼地叹息道。
“您竟如此确信真理在您那一边。”

“这只狐狸究竟想干什么？”波雷诺夫困惑不解地想。“这

场劝喻式的谈话目的何在？”

好像是为了回答他心里的问题，居斯曼接着说：

“咱们还会有时间进行哲学上的争论，当然，如果您能接受我的建议的话。不久前我们失去了一个医生。而您曾经当过多年医生。明白了吧？”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您建议我和你们一起干那种肮脏的勾当？”

“人毕竟是人，而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。您说什么，勾当？我不在乎这种侮辱性的言词。如果咱们能达成协议的话，我想我会让您相信，咱们的买卖最终是会有好结果的。”

波雷诺夫感到一阵恶心。

“不行！”

“您再好好想一想，想一想。咱们别急。就算我现在没有听见您这一回答。您再想一想。”

居斯曼站起来，向波雷诺夫点头告别：

“祝您想得愉快！”

居斯曼走后，波雷诺夫比见到他之前更加不安了。

但这次他很快就镇静下来。旁观者可能以为他正聚精会神地在摆弄手里的指甲刀，其实这只是波雷诺夫集中思想的一种方式。

海盗……

他把指甲刀弄得咔嚓一声响。

海盗就海盗吧。愚蠢，不可思议，却是事实。他们需要他。就是说，有保住生命的机会，到时候也就有可能同他们

进行斗争。

波雷诺夫满意地点点头。这一结论的合理性是无庸置疑的。

可是，给匪徒治病？看着他们干那些肮脏勾当而保持沉默？这可受不了……

如果需要呢？一道简单的逻辑推理题：

第一种方案——仍然说“不行！”多么简单、豪迈、骄傲……同时也毫无益处。

第二种方案——说“行！”不带感情色彩。“行”，是为了战斗。如果失败了呢？那结局是可悲的。可这会给谁带来损失呢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损失。

也还有第三种方案——和第二种一样，可是最后胜利了。那么，今天说“行”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。

如果取得胜利的话。

如果。所以这一方案还是错误的。因为一旦失败，后果就严重了。要知道，人们迟早会查明这帮海盗。到那时人们多半会这样来看待他今天的行为：一个意志薄弱的胆小鬼，他也许真的想同匪徒作斗争，也许只不过是为了保住一条命。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推断。

波雷诺夫皱起了眉头。现在他才感到自己目前处境的可怕。

他往周围看了看，习惯地用目光搜寻着书架。可是这里没有书架。再说书又帮得上什么忙呢？这不是科学问题，而是道德问题，在这个问题上书本是无能为力的。